

知了壳是知了的幼虫变为成虫时蜕下的壳。四五厘米长，土色，有一种金属的质感。薄且脆，易碎。

小时候我们叫知了为叭溜。按体型和鸣叫的声音区分，叭溜在我的记忆中有三种：最大体型的就叫“叭溜”。叭溜一开口，只喊“叭——”，不停顿也不变化，五个音被它丢掉了四个，午睡的时候觉得它吵死人。长得稍小一点、叫起来的声音和“叭溜”有明显区别的叫“嘟溜”。嘟溜的音乐细胞要丰富一点，“叭——溜，嘟——溜”“叭——溜，嘟——溜”，像是比叭溜多经历了些世面。最小的那一种，身体大小不及叭溜四五分之一，叫“红娘子”。红娘子的叫声虽然也是只能其一，却比叭溜细腻温和得多，就像是小女孩跟妈妈撒娇。

小时候我们特别喜欢找叭溜壳，也就是知了壳。尤其喜欢找那个只会“叭——”的家伙的壳，它的壳大，值钱。按当时的市场价，十个就可以卖一分钱。而嘟溜壳和红娘子的壳多半会被生意人两个并成一个卖，不合算。因为我们找一个壳花的时间吃的苦是一样的。但是，当我们一早上睁开惺忪的眼睛搜索到这些小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忽视它，好歹也值个半厘钱呢！

清早是找叭溜壳的最好时间。天麻麻亮，叭溜已经开了嗓子，而我们的眼睛可以看到叭溜壳大小的东西了，我们就出门了。小孩子都贪睡，那个时间点没有几个能醒的，但非醒不可！醒迟了，这一天的叭溜壳就成了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样的经济损失谁也不愿意接受。我们不想在跟妈妈要钱买铅笔时，听妈妈数落我们：早上死睡，人家小玉子昨天找叭溜壳就卖了八分钱，可以买两支多铅笔了。

出门时可以带个小篮子或小布袋，也可以什么都不拿，路边的狗尾巴草也是很好的工具——薅一根长得有点硬的，留住尾巴那一头，把找到的叭溜壳从另一头穿进去，而后抓在手上，或者在爬高上低时叼在嘴上。但是，有一件工具一般也是少不了的：网兜子——用细竹或芦柴做竿，在一头做一个三角形或圈个圆，用新鲜的蜘蛛网糊满了。当我们的手够不到时，用它一粘，即取，很实用。

找叭溜壳一般不结伴而行，主要是怕因争抢而打架。二丫头和小来子他们就打过，为了一个叭溜壳，都认为是自己先看见的。结果是

栀子花开了，白白的，香香的。我家院中也有一盆，不是很大，倒也说得过去。那是前年春天在学校门前买的，当时很好奇，春天就开花了。可是去年春天却没有开花，一直等到夏天也不见动静，只是一天天长大。

今年开花了，我感到一阵惊喜。绿叶丛中泛着一点点白色，于是早晚都浇点水，期待早点盛开。昨夜花开，我也不知六瓣、五瓣是怎么数的，只将花摘下在鼻头下闻一闻，放在床头。然后独坐院中，望着眼前一朵朵花骨朵、半开的花儿……

想起小时候，村庄上栀子花很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没有的人家，在别人家栀子花枝上掐下一个头，用女孩的头发包缠住放在秧田边养着，过个把月即可移植家中。整个夏天就是栀子花香的季节。女孩的头上、衣襟上都别着花，男孩子将花偷偷藏在裤兜里，没人时拿出来闻一闻，说声：“真香！”

一本书的故事

□ 高晓春

在我的书房里，收藏着一本三十几年前的《中篇小说选》。

那年我高中毕业，在家待业。一天早上，父亲给了我两块钱，让我去城里杂货店买笕箕。我骑着自行车兜来兜去，不知不觉来到了新华书店。在琳琅满目的书架上，我看见一本绿色封面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选》，趋步上前，拿来翻阅。一个店员来到我跟前，微笑着说：“这套刚进的1982年《中篇小说选》卖得好呢，现在还剩第二册了，也没几本了。”

我一看定价，1.75元，不由得用手捏着口袋里那张绿色钞票，暗自躊躇。家中的笕箕坏了，我不用这钱买笕箕，而去买书，父亲会不会骂我呢？又一想，父亲是教师，经常鼓励我读书，我买书估计他不会生气吧。

想到这里，我攥着书，走到收银台

知了壳

□ 卞荣中

头爸爸身体一直不好，好多庄上人以为他爸爸“老”得了，后来才晓得是为了一个叭溜壳。

找叭溜壳经常会遇到困难和危险，只要不伤不亡的，事后都是笑话。有一次，小来子出门忘了带网兜，只好爬上一棵不大的榆树去拾一个叭溜壳。下树时，为了不让握在手里的叭溜壳捏碎了，抱树的手一松劲，直接从沾满露水的树上滑了下来。树根脚有一个不大的树桩，刚好从地上冒点头出来，一下子就戳在了小来子的裤裆上，他的五官瞬间就变形了。德龙有一次看见一个叭溜壳挂在伸向河边的竹子尖上，他以为河边的土是硬的，一脚踏了上去，准备用网兜去够。可是，网兜的姿势还没有摆好，人就掉到河里去了。要不是他顺手抓住一丛长在水里的树根须子，怕是早就没有他这个人了。

我也出过一次纰漏，蛮大的。那天我一个人去生产队的场头上找叭溜壳。场头的北边有几堵老房子倒塌后形成的断墙，有两米多高，其中一堵墙上平放着两个养小鸡小鸭的草窝子。我看见了两只叭溜壳钉在草窝子边上，像两个人在说话。我兴奋地从断墙的低矮处爬了上去，直接站到了草窝子里头。在我伸手去够边上的叭溜壳时，草窝子突然从高处倾覆翻扣到地上了。我记得我是哭的，因为疼，并且很想哭得响亮些，但我哭得并不流畅，也响亮不了。我的呼吸到了胸腔以后就不再往喉咙去了，像是有根线扎在了喉咙下面。不知道挣扎了多久，我最终挺了过来。我站起来的时候，看见那两个叭溜壳还钉在草窝子边上。这让我很开心。

当然，最让我们开心的，是挑货郎担的人的拨浪鼓声。拨浪鼓的声音从庄子外面响进来时，我们已提着几天来积攒下来的叭溜壳、嘟溜壳和红娘子壳，站在村口等待了。我们用它换来货郎担里的铅笔、橡皮、带橡皮的铅笔、写字本，甚至带皮面的笔记本。有余钱的时候，我们还会敲一小块麦芽糖细品慢尝——小时候，这一刻总是让我们兴奋得要命！

栀子花开

□ 赵科

秧田里，乌黑长发上一朵朵白花在绿油油秧苗中不停地移动着，别有一番风景。晚上将花摘下放在蚊帐中，做一个香香的梦。有时将半开的花

摘下，用一只大碗装些水先养着，放在家堂前的老柜上。早上摘带露水的花，最好随带一两片绿叶。中午不摘，伤花。

工作了，在农村教书。一到夏天，办公室里总弥漫着栀子花香。孩子们争着带花来，教室的讲台上堆放着一簇簇新鲜的栀子花，孩子们的抽屉里也是。看着可爱的孩子，闻着栀子花香，总感到一种幸福。

花开花落，在城里教书廿载，栀子花香少了。

今早散步，途经澄子河畔，一丛栀子花映入眼帘，没有一朵花开。上前仔细一瞧，都是花骨朵，不知花开到哪儿去了。迎面走来三位大妈，她们的手中一片雪白。终于明白，爱花的人多了，花就少了。

前，掏出父亲给我买笕箕的钱。

出了书店门，我将书夹在自行车坐垫后面的铁架上，跨上自行车，欣喜地哼起小曲，使劲往家骑。不到半小时，便到家门口了。就在我下车转身的瞬间，心蓦地一沉，夹在车上的书不见了！我傻眼了，顿感胸口难受，父亲见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冒着虚汗，焦急地问：“春子，你怎么啦？笕箕买回来了？”

我僵着脸没敢吭声。突然，愣怔着的我调转自行车龙头，飞身上车，返回寻书。

我思忖，书可能丢失在出城的一段凹凸不平的羊肠小道上，那里人迹稀少，落在那儿会有希望。那时我不知哪来的劲儿，飞速穿过一片桑树林，跳下车寻觅，连路边的草丛里都找遍了。不久，我孤独无助地坐在路边，低头哽咽起来。

不知何时，父亲满头大汗地来到我身边。他蹲下身，掏出手帕，替我拭去泪水，听我讲述事情的原委，一点没有责怪。令我意外的是，他和我一起去了新华书店，重新买回了这本书。

在我老家，上了年纪的人去医院看病，一般不说是去看医生，而是说去找先生看看。他们之所以把医生称作先生，完全是带着尊敬的意思。在乡人心中，医生是像教书先生一样有文化的人。郭明礼是我们村卫生室的赤脚医生，所以大家无论当面还是背后都叫他郭先生。

郭先生中等身材，皮肤微黑，留着短短的八字胡须，讲话嗓音洪亮、中气很足。他待人非常和蔼，看到人都是满脸笑。村卫生室除了他，还有一个先生，但是村民们只要来这里，一般都是找郭先生看。

郭先生看病非常认真仔细，详细了解情况、做过必要的检查以后才给人下处方。在给病人打针前，他都要有意跟人家说说话，转移注意力，让人家不要想到会疼。往往在人不注意的时候，他的针已经扎下去了。我当时最怕打针，只要我去看病，他都优先选择开药，实在有必要的时候才会给我打针。他的诊室也最热闹，没有人来看病的时候，周围店铺的人就会过来聊天或者下棋。

作为一个半医半农的人，郭先生非常上进。那一年，他到城里自学了牙科。回来以后

1987年深秋，我在老家坐月子。一天晚上，孩子啼哭不止，我发现他在发高烧。当时外面风雨交加，先生出差了，公公急忙穿好雨衣，顶风冒雨快步去本村医生家里。半个小时后，公公一个人回来说：“医生的丈夫上夜班，两个孩子没人照应，她来不了。”这时孩子高烧不退，哭声越来越小，我都吓坏了，于是我哭着对公公说：“您今晚无论如何都要找来一位医生救孩子。”公公说：“好的，我再去请韩庄村的韩医生，看他能不能来。”大约一个小时后，韩医生来了。他脱掉湿透的外套，先给孩子量体温，吃惊地告诉我：

六月，女贞树泛起满树奶白色的繁花，小城夏天的乐曲到了最动人的情节。

小城街道边，小区里，到处都能看到女贞树，那一树树繁花，乳白中渗着浅嫩的绿意，鲜洁地擎在空中，昭示着夏的盛会进入了高潮。

广玉兰树也在开花，硕大洁白的花朵，在绿得发亮的叶子间一朵接一朵地开放，像开在空中的莲花。

开花的树，不开花的树，都绿叶葱茏，结成一团团浓密的绿云，分也分不开。小城到处绿意盎然。

几场夏雨痛快倾注后，地面上绿草如茵，灌木的柔条疯长了一大截，摇摇摆摆伸出去，像是要抚摸那些绿茸茸的小草。

雨水打湿了池塘中初绽的红莲，花瓣显出几分狼藉的模样，云鬓微斜散乱，不胜羞怯。那些花苞却更加玲珑饱满了。满池荷叶都和人一般高了，你望着它们，它们似乎也望着你。只是这一张张脸庞挨挨挤挤，多得叫你数不清，看不尽。每一张脸庞都显得那么鲜润可爱，有的鲜绿，有的碧绿，有的叶

我的相貌应该是人堆里一站就找不着的那种，普通的就是大众的，平常如歌的故事有那么一两段。

我小时候，据说很漂亮。这一点不是凭空捏造，有大量例证。我家靠着小学校，课堂之外时间，别的孩子看到老师直奔，害怕。我不，因为胖胖的张老师、长辫子的顾老师、会弹风琴教我们跳舞的吴老师都很喜欢我啊。张老师看见我就把我的胳膊拖进嘴里咬一口，她说我的胳膊白白的、嫩嫩的，跟藕一样，忍不住要咬。顾老师直接把我带回家睡觉，给我扎许多个小辫子，给我穿她小时候的衣裳，欢喜溢于言表。吴老师呢，每次庆祝儿童节，她的舞蹈队里我排第一个，美吧。我奶奶也说我喜欢，她是这么夸我的：我家三子眉毛跟笔画的一样，头发黑得冒油，就是鼻梁塌一点了。奶奶是最疼爱我的人，连我的塌鼻梁一起爱。

我和男友恋爱那阵子，工资虽然可怜，可时间是大把大把的，男朋友对我是大手大脚的。我们去旅游。人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年轻的心向往广阔，第一站就奔新疆。火车、硬座，四周都是人，连座位下都躺着人。我的小村，一眼数得过来几个人几只鸡几头猪，这外面怎么一下子那么多人！我被吓住了。一路上吃饭打盹基本都是男友安排，包括挤过人墙排队上厕所，都是男友拖着我得以成行。我们对面有一对母女，衣着考究，举止优雅，因为短途，就凑乎这硬座，落在我们对面。我晕人的无措在她们面前直播，难堪又无奈。对面的母亲忍不住对男友说：“你妹妹

买了一台牙床，这让他的诊所很是轰动了一阵子，大家都跑来看稀奇。从那以后，郭先生除了看全科的病以外，也给人看牙。我外公的全口假牙就是郭先生做的，当时只收了20多块钱。即使是30多年前，这个价格也不算贵的。

一个夏天的夜里，我肚子突然疼了起来，疼得直打滚，喊叫声惊动了父母。他们立即把我背到了离家一里地的郭先生家。当时他们一家都已经睡了。没敲两下门，郭先生就揉着惺忪的睡眼出来了，一看便知他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父母按照郭先生要求把我平放在了床上，他一会儿拿着听筒在肚子上听听，一会儿用手去按压腹部，看着我胀大如鼓的肚子，他还用手敲了敲。没一会儿，他说我肚子里面进了空气，压迫到内脏，所以疼痛不已。他拿出几根银针在我肚子上扎了下去，没过一会儿，放了几个屁以后，果然就不疼了，肚子也明显小了许多。父母非常感激郭先生一下子就看好我的病，连忙要给他钱。他说，不用不用，也没用什么药，不要给钱。

从我记事时起，郭先生一直在为村民的健康忙碌着。那一年我突然听说郭先生因病去世，年仅45岁。世上又少了一个好人！

“孩子体温很高，都爆表了。”只见他小心地将青霉素滴进孩子鼻子里，又给他物理降温，并且安慰我：“有我在不要怕，孩子会退烧的。”韩医生一夜未睡，守着我的孩子，直到孩

子慢慢回到正常体温。这时天已经快亮了，公公留他吃早饭，他笑着说：“不客气了，我还要回家洗漱呢。”

我的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高考时以优异成绩考取华中科技大学。我们全家没有忘记当年韩医生的恩情，邀请他参加孩子的升学答谢宴，可他婉言谢绝，说：“这是一个医生应该做的。”

边还微卷着。还有雨水躺在这一张张脸庞上，亮晶晶的，随风晃荡，一不小心，哗啦一下滑到池子里去了。

黑身子白腰带、黑身子绿腰带的蜻蜓，在池塘上威武地飞来飞去；白色的小蝴蝶，黑色的大蝴蝶，围着花树上下优美地翩跹……

清晨，女人穿着轻盈的裙子，雪白的脚套在精美的拖鞋里，闲适地走出来；男人穿着白T恤、黑短裤，清爽地出来走……凉风习习，抱出来玩的宝宝又睡着了，小小的身子软软地靠在妈妈或是奶奶的身上，不知多么香甜……

夏天给小城的每一条街道巷口也注入了无穷的活力，饺面店，包子铺，烧饼铺，吃早餐买早点的人络绎不绝。菜场上，鸡鸭鱼虾也卖得比往常快。饭点前，熏烧摊围了一群人，剥盐水鹅的，切猪头肉的，称卤素鸡的，那师傅忙得油光满面，不亦乐乎。

傍晚时分，小城到处欢声笑语，相约逛街的三两美女，出来休闲聊天的好友同伴，散步锻炼的老人青年……

小城之夏，如约而至……

这个样子，你得给她换卧铺，要不然她是到不了新疆的。”她当我们当成兄妹了。我们也不解释。火车上人声嘈杂，身边还是安静的，旅途寂寞，各色人等相互间有些攀

谈，大家就说我们兄妹长得像，大骨架，圆脸，浓眉。这话夸夸男人还差不多，谈到恋爱中的女孩子身上，怎么听怎么别扭，还是不能发作。一路上，众目睽睽，我和他情同手足，恋人间的小情小调一点都不能剧透，漏一丝一毫都是大逆不道。那么多双雪亮的眼睛。后来男友成了老公，我也坚持不和他出去旅行，连蜜月旅行都省了。主要是第一次出门留下的心理阴影太重。咱不出去折腾钱，在家整整楼顶花园也蛮好。省钱健身两不误，关键是那些花草知道他是我老公，我是他老婆，它们不会那么不顾及别人感受大胆想象，贸然定论，也不介意我们之间的小亲小爱的小动作。

我到人家单位公干。之前电话里接触过一位男士，原是副科长，后升主持工作的科长，电话里的拿腔作势不仅是不喜欢，甚至有些厌恶了，但是工作还是要做的。当面对接触，不曾想这位我不喜欢的男士对我没来由地热情有加，知道我就是电话里那个不让他找到高人一等感觉的某某时竟真诚致歉，弄得我很不好意思，觉得再公事公办就太没人情味了。面皮不绷了，浅浅笑了，甚至觉得自己气量小了，误会人家。工作完成返程时，男士热情相送，到底忍不住了，说：“你像极了我的一个朋友。”旁边人起哄，说一定是女朋友。男士承认是第一位女朋友。不仅是眼镜，我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郭先生

□ 谢文龙

韩医生

□ 杜芬香

小城之夏

□ 查宝妹

平常一段歌

□ 王晓